

长篇小说选刊

21世纪
新经典文库

耶路撒冷

徐则臣——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耶路撒冷

徐则臣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耶路撒冷 / 徐则臣著. —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7.6

(21世纪新经典文库)

ISBN 978-7-5455-2717-9

I. ①耶…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0355号

耶路撒冷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徐则臣
责任编辑 陈文龙 沈海霞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75千字

定 价 3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717-9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浩荡的民族新史诗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也是作家、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史诗”的一种文体，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是《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还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

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茅盾、巴金、老舍、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情感及其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新兴的“人民文学”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并在建国初的“十七年”中进一步发展，赵树理、柳青、丁玲、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不仅在国内流传，而且跨出国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但无论如何，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

《长篇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披沙拣金，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一部流动的文学史。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

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从《长篇小说选刊》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辑成“21 世纪新经典文库”，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勇攀高峰，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

去看，生活像沙子一样流走

陈晓明

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在当今中国文坛已经备受瞩目。他的小说结实、硬气，不以怪诞、花样翻新来引人注目，而是内敛沉着，在不知不觉中，让人意识到作品的质感。他前些年的代表作有《跑步穿过中关村》《苍声》《花街》《西夏》及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等。2007年，徐则臣凭《午夜之门》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颁奖辞中写道：“他以一种平等的思想、冷静的观察介入当代现实，并以叛逆而不失谦卑的写作伦理建构个人的历史，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被理解的权利。”我以为这抓住了徐则臣小说的独到之处。

《耶路撒冷》讲述一个叫初平阳的70后专栏作家的生活现状和散落的记忆，贯穿始终的是他和女友舒袖的情感纠葛，以及他少时的好友——以办假证为生的易长安的故事。说到底，这就是70年代人的故事，

他是在为70年代人作传，看他们的生活如何平庸而无奈地随处散落开，如何无法聚集而后破碎——破碎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像沙子在指缝间散落流失。

每一代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经历战火和新旧社会两重天；50后赶上知青、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巨变；60后的成长搭上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末班车；而70后只有历史终结的平淡，再也没有悬念，再也没有奇迹。70后的作家一直在书写自己的生活，自己对生活的平淡而切实的体验，如冯唐、路内，他们也制造一些生活的奇迹，但仅限于身体或私人感情。无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再也没有传奇的时代，再也没有倾城之恋。

徐则臣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穿过纷扰的现象，去触摸表面平淡的生活的内里。初平阳不甘心做庸碌的学校教师，他宁可到北京去艰苦地读研究生，以求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现实并不如意，他几乎是被生活的惯性推着在走。所有的失落和坚持都没有悲喜的起伏，比如，生活的不如意叫做“失落”就可以了，无需动用“失败”这类大词。知道昔日女友嫁给富人，也不过心里“咯噔”一下，无需重彩喧哗。他要去那个叫做“耶路撒冷”的地方——这当然是一种象征，徐则臣却也不想搞得多么神圣，反倒更乐意让这种念头如病态般的人生愿望，纠缠住初平阳。这倒让人惊异于他对生活、对当今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清醒。他的笔致自由而自然，恰是如此，他像缝补生活和记忆的碎片，穿针引线，不经意中却在敲打生活的要害，那些流走的沙子都被他重新握住。这或许是徐则臣的小说越读越有味道的缘由吧。

驳杂、饱满、有内敛的力道。徐则臣总能贴着生活的边缘行

走，开掘出一条弯曲却执拗的属于自己的路径。虽然这回要走到很远，走到“耶路撒冷”——听说那是沙漠里的一座圣城，不只用石头与墙，而要用精神或信仰来固定住所有的沙粒。但徐则臣十分清醒笔力所至，可以去那里做做研究，却不一定是朝圣。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宽阔、复杂与本色

徐则臣

莫言在论及长篇小说的尊严时，提到三个指标：长度、密度、难度。这六字真言充分地阐释下去，会发现它们的确精辟地概括了长篇小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鲸鱼一样雄浑、低调但骨子里头充满着艺术上的傲慢的大长篇。体量当然不能作为长篇小说优劣的最重要标准，但体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确也能够体现出长篇小说的真问题。篇幅本身即是难度，无厘头一点说，就算一腔废话，能叨叨地说上个三五十万字，那也不是一般段位的话痨。你总得有修辞和组织，总得前言搭上后语，总得瞻前顾后地把故事给囫囵圆了。这还不包括密度和难度。语言的密度、信息的密度，故事的节奏，长篇小说意义上的含金量，你肯定得把话痨的嘴把严一点，装上过滤器，留下的才是硬通货，滤掉的是水分。你有多少思想的、艺术的干货才能对得起这浩荡的篇幅，那还是要费一番思量的。此

外，关于密度还有一个题中应有之义，那就是如何控制你的密度。稀汤寡水的话痨是个问题，到处都塞得结结实实绷绷紧同样也是问题。制造密度和控制密度都是个艺术活儿，那分寸感可不是伸手就来的，所以，在长度之后，一般的话痨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说“难度”。在我看来，难度不仅意味着该长篇小说本身的难度系数，更在于，该长篇对别人的和自己的既有长篇的超越。没有超越就谈不上真正的难度。在别人的、自己的惯性里一日千里地写作还叫苦连天，那几乎接近无知、懈怠和矫情了。难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长篇的价值。在前人的路尽头往前走了半步，你才是先行者；在前辈的高度上往上又跳了半厘米，你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文学的发展，靠的就是一代代先行者和一茬茬站到了巨人肩膀上的写作者。

难度不是个抽象的词汇，它既意味着你对过去的洞悉，又意味着你对长篇小说这门艺术的可能性的预见。你知道路走到哪里，你还知道路可能继续往哪里走。当然，这其中，我把冒险和挑战的激情也看作是难度的一部分。对辽阔的篇幅而言，持久地保持住一个激情的高度，甚至比写作的才华还要重要。能做的人很多，能做到的人很少，激情的意义，此之谓也。

难度是创新的开始。如果你无所改变，如果你的写作无法区别于他人，如果你的写作对我们的阅读和审美的习惯不成其为冒犯，你的写作让我们无比舒服，那你就得小心了，你很可能还走在一条老路上——你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优秀的作家，顺风顺水的作家很多，让我们舒服的作家很多，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你会发现，让我们很爽很舒服的，可能

是最先死掉的。

关于长篇小说，莫言的六字真言足矣。但我还想说说除此之外，个人对长篇小说的趣味，以为续貂。我喜欢的长篇小说应该长成这样：宽阔，复杂，本色。

宽阔并非一定得传统的史诗那样，动辄时间以世纪论，凑不上四大家族总觉得跑场子的人数不够，必要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在历史上得排得上号的转折期，要风云际会，要山河突变，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句话，必须大历史。大历史固然可能更宽阔，但我以为，更宽阔者，乃是作家注入世道人心之宽阔：宽阔的质疑，宽阔的理解，宽阔的爱恨与悲喜。但凡小说都有一种气量，气量之狭窄与宽阔，要看作家的气量与修为，要看作家经营艺术的能力。大气量当然未必需要作家必须拥有与之匹配的同等气量，但你至少得有能将自身的气量有效地放大进作品中。气量等同于作品的作家固然可以是好作家，我以为更好的作家，乃是作品气量大于其本人的作家，因为你不仅有相当的气量，你还有足够的能力，将自身的气量艺术发酵带进作品里。所以，此宽阔，世道要紧，人心更为切迫。

假如你的宽阔非迂阔，那复杂也将水到渠成。复杂是人物处境和精神困境的硬指标，我从不相信一部优秀的大长篇会单纯、澄澈如水，因为我不能认同人物内心的片面与简单，我也不能认同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平白简约到了无须疑虑与深究的地步。假若真有那么单纯的线性关系，那一个作家根本就无须花上几十万字乃至上百万字来铺张地解决和呈现这些问题。缺少必要的复杂，漫长的篇幅师出无名，写两句格言就够了。

复杂还是长篇小说艺术本身的需要。无法想象一部大长篇里作家无意于在艺术上有所作为。如此辽阔的大野地，不来点艺术冒险和创新实在太可惜了。我一向认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应该努力全方位地提供新东西：故事的、思想的、艺术的，乃至仅仅是“形式主义”的新尝试。艺术可以做得纯粹，但不该简单，当你在众多艺术上的构想之间穿行时，它必定会呈现出复杂、多解、含混和暧昧的局面。艺术的复杂与人物内心之复杂，互为表里，甚至根本就是一回事：人心有多复杂，就需要有多复杂的艺术去呈现；有多复杂的呈现，就会在人物的精神世界制造出多大的动荡与歧义，人物的内心就将有多复杂。那晦暗的、纠结的、磅礴与复杂的人物内心与小说文本，于我有不可抗拒的魅惑。

但归根结底，我们要有自己的声音。不可想象一部绵延的长篇小说，作家可以从头至尾捏着嗓子说话。小说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它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你作为个体独特的、真实的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你的疑问、追究与希望和遥想——你的，单单你一个人的。无数个个体差异化的表达，积聚出这个世界与文学的真实的多元化与丰富性。所以，修辞立其诚——负载着你个人所有的独特的生命、见识与想象的信息，在长篇小说中发出真实的声音。因为你是你自己，所以区别于他人；因为你是你自己，所以成就了他人。本色，才更接近真相。让我在你的小说中重见一以贯之的“你”，听见“你”没被矫饰与曲解的声音。

如果我一厢情愿地将长度、密度、难度以及宽阔、复杂、本色定义为大长篇的美德，这也丝毫不代表我就认为，在这六项指标上做足了文章就能写出完美的大长篇了。一点都不是，就我的理解，

若是要对大长篇作第七项认定，我会说：我喜欢它的不完美。

一个中短篇，一个小长篇，或许可以无限接近完美，一个大长篇肯定不行，完美对它是陷阱，是个致命伤。完美为何物？就是在各项指标上与你的预期严丝合缝，在你的阅读和审美习惯中，它让你如此舒服，找不出一点龃龉与不适——它完全在你的经验和想象中。对一个作家来说，你落入了别人的窠臼，你没有超出接受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完美得如同既有审美视野中的复制品，你是赝品，完美的赝品。完美的从来、只能是赝品。你不具备冒犯的能力，你没有提供足够尖锐和有力量的新东西，你没有因为超出他们的理解和接受而被判定为残缺、毛病和遗憾。你没有提供新的思想的、文体的、艺术的更加长远的生长点。

所以，切勿迷信完美。此话也可以理解为：不要怕犯错误。尤其在写作大长篇时，精打细算和精雕细琢不一定总是好事。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从未有过尽如人意的大长篇，从来都众口难调，从来都莫衷一是，从来都是鸡一嘴鸭一嘴，从来都是狗咬狗一嘴毛。我庆幸在写作《耶路撒冷》的漫长的六年里，时刻提醒自己注意，看看案头被奉为经典的大长篇们，它们之所以被传唱万世而不绝，与其说缘于它们的优点，毋宁说得益于其缺陷，因为它们不可替代和无法弥补的毛病，它们拓展了长篇小说的疆域，一次次重新定义了这一伟大的文体，才有今天这般丰饶和成熟。我历数它们的问题，放松，无所羁绊和恐惧，信马由缰，无法无天，于是有了这部我想写出的、别一样的《耶路撒冷》。

初平阳	— 002
舒 袖	— 027
易长安	— 058
秦福小	— 090
杨 杰	— 119
景天赐	— 150
杨 杰	— 208
秦福小	— 254
易长安	— 302
舒 袖	— 355
初平阳	— 388

耶

路

撒

冷



初平阳

从傍晚五点零三分开始，十一个小时十四分钟，黑暗，直到急刹车，火车猛然停下。初平阳在睡眠的惯性里梦见自己穿过挡板，被扔到了隔壁的硬卧包厢里。惊醒的同时他听到有人尖叫，也有人因为情况紧急陡然放大了呼噜声，还有人放了一个短促的屁。不过这些都是背景，他的脸和身体贴在清凉平滑的挡板上，时间的速度突然降了下来，有种失重的平和，他真切地听到了不再转动的车轮摩擦铁轨的凄厉之声。那声音让他的牙齿缓慢地发酸，身上发痒，毛发因此懒洋洋地竖起来。他在眼罩后面分明看见了摩擦绽放的火花连绵不绝，像雨天里车轮甩带起的一大片水珠，如同孔雀开屏。他的眼罩是在北京最大的家乐福超市买的。那天阳光不错，买完出来看见一群人举着牌子聚在家乐福的北门抗议，让家乐福滚回老家去。那段时间，法国把咱们得罪了，北京的马路上拐个弯就能见到“抵制法货”的字样：不开标致车；不用爱马仕、迪奥、香奈儿；不吃法国大餐；脱掉你身上的LV。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堵住他想采访，他避开了。眼罩十九块钱，面子是蓝布，里子是黑的，戴上后可以确保这个世界如想象的一样黑。

在停下之前，火车一直穿行在平原的暗夜里。这片大平原至今不能习惯一列寒光闪闪的铁家伙奔驰而过：所有的鸟都被提前惊飞，虫子停止鸣叫，夏天才有的蚊蝇也潜伏不动，张大嘴控制着呼吸节奏。火车终于一动不动的时候，车厢内外有一瞬间是绝对的寂静，某种梦幻般的安宁；大家都傻了，搞不清是不是在梦里。当然没醒的继续睡，他们的梦里不可能同时出现火车和急刹车这两件事。然后列车的喇叭打开了，先是一阵惊慌失措的电流声划过所有人的大脑皮层，初平阳听见床铺一